

GUI QIANG

鬼

墙

郭
襄

鬼墙

郭
襄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 卉

封面设计：张守义

鬼 墙
gui qiang

郭 襄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黑龙江省巴彦县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插页2·印张21·字数470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50

ISBN 7-5317-0534-6/I·534 定价：9.25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以改革开放后的南方某钢铁公司西野铁矿为背景，围绕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尖锐、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引出了一代人的痛苦、迷惘、失落、觉醒和悲欢。

新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宗廉，踌躇满志地走上了矿长的领导岗位，欲施展自己的才华，完成宏伟大业，可等待他的不仅是重重险阻，还有血与火的考验和爱的洗礼。权门之后的风流记者蓓倩，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才子，在感情的漩涡中力图使自己潇洒起来，但失落和惆怅却象梦魇一样不散。憨厚、自尊的矿工窦云亭，因尾矿污染，饱尝了半个男人的痛苦，为自己和所爱的人挖掘了坟墓。贤良、孝顺、温柔的女工孟静兰，出人意料地投入情人的怀抱，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善良、纯朴的春枝在爱与不爱的男人之间苦苦期待和挣扎……

小说情节曲折，动人心魄，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写在前面的话

我打算写一部以矿山为背景的小说，结识了一位矿长的妻子。她是位才思敏捷的风流记者，曾经收集过许多有关矿山的资料，采访过一些人物，准备写一部纪实性作品《命运的迷宫》，只可惜这位浪漫女郎情有所迁，心已他骛。承她青睐，不但把她所知的事情不厌其详地讲给我听，还慷慨地把她的创作手记以及有关资料送给了我。

我把她写进小说，取名蓓倩；她的丈夫取名宗廉。

我写的是小说，情节全系虚构。蓓倩的《手记》却是实地采访的真人真事。

第一章

一

钟声从远方传来，清脆，悠长……

他循声走去。夜，黑咕隆咚。山路，陡峭、窄狭，七弯八盘坑坑坎坎。身子却异常灵便，仿佛羽化半羽化，跳跃，飞腾……

如同天伸出了翅膀，抑或山长出了头颅。一朵云跌落尘埃，旋转着，席卷着，胶结着黑暗，向他扑来，凝结成一团。比夜黑，比影深，如形如影，似幻疑真，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站住了。

一抹昏黄的光，不知是天外飞来，还是山里射出，风烛般颤抖。它的底部反射出青铜色薄翳，渐明渐暗，到了头顶，似有似无的浮光若隐若现，它的眼角，它的鼻翼……

佛像！

毛孔倏然张起，双膝竦怵颤栗。

声音从脚下升起，含混不清，有如嗡嗡蝇阵。蓦地，一齐高扬，让人心惊肉跳，酷似群山兽啼。

眼前匍匐着黑压压一片怪影，念着佶屈聱牙的经文。男性群体的吼叫，粗俗浑浊。恐怖感、肃穆感一扫而空，身上绽出了鸡皮疙瘩。

他醒了。

睡意依旧很浓，脑子浑浊一片，耳畔仍然萦徊着许多模糊糊分辨不出意义的声响。他的床好象上升到了云端，漂浮在天圆地方神话般缥缈的空间。这些声响从遥远的八极紧贴地平线边沿冉冉升起飘逸而至，嚶嚶嘈嘈，不绝如缕……

他调任西野铁矿任矿长，是作为公司“第三梯队”，让他来坐镇多事的矿山。随着南方钢铁公司几座古老矿山储量日渐衰竭，西野铁矿必将跃居南方钢铁公司主要的矿石生产基地。

他只身赴任，离开了蓓倩，并且决意与她分手。过去很少做梦，现在差不多每夜都要神游梦乡。梦，一个接一个。有的平淡无奇，仿佛日间生活的继续；有的却荒诞不经，象刚才一样。其间似乎醒了，自觉地回味思考，不意又迷迷糊糊把这些回味和思考带入新的梦乡。这大概就是云芳说的思虑过度神经衰弱吧。

当，当，当……

模糊的声响中分离出了瓮声瓮气的钟声。这是观音崖的晨钟。每当晨夜交割那一刹，它就敲响了，普告黎明。那么，除了钟声，那些嗡嗡的声响从何而来呢？莫非依然是幻觉，或是另一个怪梦的先声。

他到矿山后，先住招待所。那里设备齐全，条件很好。尤其服务员，一色年轻漂亮的姑娘。他是新任矿长，按南方钢铁公司时下说法，矿长是矿山小朝廷至高无尚的君主。姑娘们自然对他温顺殷勤。顾盼的目光冲他闪烁，娇羞的笑靥为他开启。不出半个月，就有姑娘深夜敲门，要求向他“汇报思想”，弄得他躺在席梦思上心动神摇。

矿山是男性世界，性别严重失调。尤其近年来，区乡干部有意与铁矿作对，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土章程。凡是嫁给铁矿的姑娘，吊销户口，收回责任田，而铁矿又无权给她们落户。有多少姑娘甘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当“黑人”呢。这样，女人在矿山成了无价宝，即使母夜叉、丑八怪也奇货可居。能够随时和女人接触，就够招人嫉羡了，何况住在美人窝受到美人儿众星捧月般青睐，天知道哪位美人儿会突然间化作蛇、化作狐、化作厉鬼！

他与蓓倩离婚铁了心。决心抗拒一切女性诱惑。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铁的长城。血的长城。

他在办公大楼四楼腾出一个房间住下了。然而她，云芳，却扇着天使的翅膀飞进了他的心窝。她并不漂亮，也不苗条。脸很白，却没有柔润的光泽。笑起来，脸上绽起两道肉棱。大概老了吧，早已失去挑剔女性姿色的狷傲，对于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来说，青春美就足以满足他的审美的需要了。她没有诱惑他，倒是他情不自禁想诱惑她，身不由己地受到她的吸引。

开始，他常常往医院跑。后来，不知不觉他们常常在路上或食堂里不期而遇。尤其他到乌龙潭去夜泳，路过医院，准能碰见她。偶遇？巧遇？无声的约定？心灵的感应？手的暗示？眼的脉冲。他们相对站一会，相伴走一程。

你的脸色不好很不好，瘦了瘦了瘦了。你不是喜欢冬泳么？那就坚持坚持每天都坚持。少抽烟别熬夜放宽胸怀注意休息。她的话不乏职业性呆板，可她奶声奶气的声音，叫他熨贴。

瘦了么。他躺在硬梆梆的板床上，凹下的腹肌已经平展。那个肚脐眼啊，可以打高尔夫球了。也许用不了多久，它就变成火山口了。

她不能满足他的想象。

倒是蓓倩，一丝不挂的身体，乳房、肚脐、大腿、脐下三指……使他胸头蹦出千万头吼叫的精灵。它们在血管里奔突，随着心脏狂跳，从毛孔钻进钻出，在皮肤上张牙舞爪……

他跳下床抓起电话，要吩咐司机送他回钢城。用不着两个小时，就可以钻进她热烘烘的被窝。可是，那里还有他的位置么？说不定早就躺着一个什么男人了！

该死的蓓倩！

他颓然撂下话筒，呆呆站着。直到脚心发凉，寒噤滚过脊背神经……

她来了，蓓倩来了，那是上个月。象一个荒诞的梦，象一阵狂暴的风。来了又走了，恨恨地走了气昂昂走了恶声恶气走了。他的耳膜还留存她暴怒的声响……

突然，人声鼎沸，分明从楼下传来。这拂晓时分，什么人吵闹不休呢？

声响愈来愈真切，大约不是梦了。出了什么事？这潜入梦境的声响，这喧哗在现实和梦乡的声源。

他披衣下了床。

楼下的声响猝然沉寂，宛似神秘的梦悄然融入鬼鬼祟祟的黑暗。只有观音崖的晨钟依旧舒阔地震响。睡意全消，站在黎明的晦暗里，大脑一片迷茫……

天色发白，紫色的夜雾笼罩远近山峦。办公大楼后边的山，隔窗不过一里之遥。日间山上的树木和行人都清晰可见，此刻却仿佛推移到了天边，黑糊糊与地面接成一体，紧紧贴依着苍穹。惟有海拔658公尺的观音崖露出朦胧的轮廓，闪烁着青蓝色光影。

钟声神奇地稀释着黑暗……

“我来了。”蓓倩说。她喜欢舞文弄墨，说话也来绕口令。就象说起她自己是个蹩脚小报的蹩脚记者，说她父亲是个昏庸的大机关的昏庸大官儿地说，“我来看看你该死的矿山和你该死的矿山生活。”

他的眼睛着了火，迸出了火星。几个月好容易构筑的长城——铁的长城血的长城固若金汤的长城连同长城上的紫禁城全他妈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她感受到了，眼睛燃烧了那么一霎，“今天我不走。”

恨不能一把箍死她。憋得胸口发胀，肌肉隐隐痉挛。他没敢动——干吗呀。小儿女样儿！这能解决问题么，——她肯定会这么说。否则，她就不是蓓倩也算不上蓓倩了。他鄙视自己鄙视自己的意志。心里腾起愠恼的火苗。

她的直觉告诉她，乖乖，走神了！她娇媚地眨眨眼挽住了他，央求带她参观他的领地。那副亲昵劲儿，仿佛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未曾发生，仿佛他们刚刚相识刚刚幽会刚刚结婚——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最甜蜜的时刻。

他们乘坐罐笼，降到井下。

谁能不惊慑人类的力量？面对这地下开凿的世界！

宽敞的巷道从大山的腹心，纵横交错，一直伸展到大地的深处。两侧的石壁如同男人臂膀托举的庄严的圆拱，湿津津闪着粗犷躯体汗水般薄光。昏暗的灯光把它映照得更加伟岸，更加森严，使人联想起男子汉奋力时刻坚韧的沉默。

倏然，鼓风机在黑魑魑角落里启动，几台电机车迎面驶来，轰隆隆的巨响恰如一串持续不断的雷霆在这岩石包裹的狭窄空间滚动爆炸。大地和山岳受惊地颤抖呻吟。这声威这气势大约只有神话里的太阳神驱动神车滚过天空可以比拟吧！

她的手指死死掐住他的胳膊，身体落叶似颤抖……

回到地面，阳光分外明亮。她眯起眼睛良久沉浸在雄浑的惊叹之中。

“你真了不起！”

他笑了。

“我得吹吹你。”

“饶了我吧。”他有些害怕她的笔。泼辣、尖刻，什么都敢披露。尤其她写的“内参”，总经理蓝波每篇必读，每读必究。公司许多人赠了她不少恶谥，其中最难听的是“克格勃”、“肉蛋奸细”——不择手段把潜藏在深层的隐秘抖落出来。

“现在要评职称了，我要写几篇爆炸性新闻。”

“把我选为爆炸目标了。”

“看你还象不象过去那样不老实。”她轻声笑着，胸前小兔般颤动的乳房，盈溢出勾摄灵魂的魅力。

“好吧，你就炸吧。如果需要，我还可以提供资料。”火团似的热望使他俯首贴耳，他做了个手势——一个笨拙可笑欲盖弥彰的滑稽手势，“请回去吧，房里有纸有墨有写字台。”

“还有一张床。”

她撒出一串咯咯的笑，刺得他脸颊发烧。

该死！干吗红脸呢？难道她，蓓倩，会嘲弄床上的事。她有一套罗曼圈理论，从不掩饰，到处宣讲。她说，女人情窦初开的时候，差不多都是纯灵之爱。只要她所倾慕的男人看她一眼，冲她一笑，她就幸福得上了天。相反，如果这个男人鲁莽从事，搂她亲她向她求欢，她会抗拒会鄙弃会吓得半死会逃之夭夭，恨死这个男人也恨死自己。随着身体发育，肉欲抬头，就从纯灵之爱过渡到灵肉结合之爱。但是，成熟女人的肉体是个贪得无厌的魔鬼，吞噬灵魂，于是肉大于灵和纯肉之爱就出现了。到了肉体衰败，灵魂从肉体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便开始了回归性的灵肉消长，最后回复到纯灵之爱。因为她的肉体已不能胜任床上做爱了。蓓倩说，只有经历了这个完满罗曼圈的女人才是不虚此生的完满女人。国外女人最讲究“性能量”，中国女人必将步其后尘。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许多女人身体力行了。

难道她，蓓倩，不就是其中的一个。

“别急呀，再陪我转转呀。”她的眼睛流露着温情，蹁起脚飞掠了他一吻。“听说，附近的观音崖，方圆几百里都来进香。到了山脚下还三步一跪呢，那多好玩！”

“今天你看不到。”

“为什么？”

“今天是星期日，上山的都是游山玩水的红男绿女，虔诚的香客却避开节假日。”

“我俩不避好么？走！”

口气不容争辩。

走出矿区，四月的田野斑斓多彩。鹅黄的油菜花，翠绿的小麦苗，嫣红的肥田草，白亮的水稻田，错落纷呈，爽心悦目。

观音崖新修的石阶，两旁几乎没有植被。红色土壤新栽了几排树苗，树梢颤动着疏落的叶片。随着山势陡峭，巉岩间只有几株孤零零的树。接近山顶，林木豁然葱郁。这大约是躲过1958年劫难的古老山林了。黄桶树、皂角树、抱桐树、苦楝树蓊然成林，翠绿逼眼。间有几株桃树，繁花满枝，宛如垂落的云霞。各种各样的树，根与根，枝与枝，盘错虬结，如情侣，如芳邻手环脚连挺立在岩石之上。庙前几株银杏树高达百尺，树冠如云。枝叉上结着鸟巢，鸟儿飞进飞出，在高朗的晴空呼朋引伴。

庙宇粉饰一新，彩绘木雕粗俗拙劣，新塑的佛像尤为呆板。深山古刹特有的阴晦神秘荡然无存，更不用说令人心心萧瑟的氛霭了。

然而，他们走进观音堂却震慑了。

千手观音佛像，头摩屋顶，千手如屏。它高踞莲台之上，慈而含威，丽而息虑，全身辉煌，神来端秀。手臂四张，或伸或曲，浑然一体，有若天成。怪异的形体恢宏的神威透出逼人心魄的魅力。

据说，当年“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大破“四旧”，推倒了庙里的菩萨，轮到捣毁千手观音时，跳出一群披头散发面如黑炭的厉鬼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领头的愣说是山下窦家寨的人扮的，发誓要“火烧窦家寨”、“油炸窦家寨”。可是不出三天，这个人神秘地失踪了。十多年过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还有人传扬观音大圣显灵，把他打进了地狱。

“盖帽了！”她拍手叫着，“一庙公的全叫这母的毙了！”

见几个信男信女惊愕地瞪着眼睛，她更加得意。

“宗廉，你知道么，在中国最古老的迷信里，常常蕴含着最现代的思想。尤其那些最偏僻最蛮荒的地方。”

“是么？”

“这里就预示了世界性雌化。”

“这就是最现代的思想？”他略带揶揄。现在国外的确有人把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联系起来研究。她是个科盲或半科盲，懂么？天知道从哪个情人或准情人那里拾来的牙慧。

“怎么不是？嗯？”她的口气咄咄逼人，却无心恋战，换了话题。“庙里有个尼姑，听说一百几十岁了，神乎其神，怎么没见到？”

大概有震于她那褻神的勇敢有人告诉她，“玉清师太不见不信神的人，你们还是别去了吧。”

“我偏要见见这个妖妖道道的老尼姑！她在哪？”

“在她的小庵里。”那个小伙子指着庙后的树林。

“你，别去，别惹了她。她，她……”这个夹克装牛仔褲的时髦的小伙居然露出一脸恐惧神色。

他来到矿山后，就常常听说这位玉清师太。她的种种神迹可谓如雷贯耳。就拿她的年龄说吧，有人说，土改那年，她作为住持僧，划为迷信职业者，也就是把她当作地主一样看待的时候，她九十九岁；有人说，大炼钢铁那年，也就是砍伐观音崖山林，到处挖矿的时候，她九十九岁；有人说，红卫兵造反那年，也就是推倒菩萨的时候，她九十九岁；还有人说，日本鬼子到矿山勘探的那年，也就是窦家寨修起寨墙抵御的时候，她九十九岁；时至今日，她还是九十九岁。

“哼！”她满不在乎，拽着他，就向树林走去。

林子很幽暗，一条绿苔斑斑的小径左折右拐，把他们引到玉音庵前。青砖灰瓦的小庵掩映在黑绿浓荫之中。砖面剥落潮湿，印记着岁月古老的雨雪；房顶积满尘埃，长着参差不齐的瓦楞草，招摇着逝去的风云。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庵不在大，有神则灵。这悠远的陈旧遗迹，使他们感到一阵情不自禁的悸动。

庵门洞开，几缕淡蓝色的香烟袅袅逸去。一尊仙女面门而坐。它头带金冠，手弹琵琶，体态婀娜，眉目俊秀。前胸袒露着，两个鼓圆圆的乳房高高隆起，一串珍珠项链垂挂在乳沟之上。全身衣饰轻盈，妙纱透体。那把琵琶的底盘巧妙地掩着下腹和两腿之间。虽然久经烟熏火燎，风韵依旧妩媚。

仙女之下，一位老尼姑闭目盘坐。右手持拂尘，左手缓缓掐数念珠。黑色的比丘帽盖至眉际，看不清是青丝还是华

发，但两颊却不显苍老松弛。她挺身坐着，胸脯微隆，双肩浑圆。拂尘一扬，宽大的袖口露出一截手肘，依旧给人冰清玉润的质感。

“真神乎呀！”她轻声叹着，蓓倩服了。不意她又压低嗓子，蚊子似地贴着他的耳畔说：“我敢说，她还会来月经……”

话音未落，就听一声“罪过！”。玉清师太轻扬拂尘，象在驱散刚刚滋生的蚊蝇虫蚁。

“暗弓如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言，人闻如雷。罪过！罪过！”

她呆了。

他也呆了。原以为一百几十岁的老妪不过是残存着意识的尸骸，哪曾想她却具有常人不可能具有的听力。太神奇了！

大概人的心灵都潜存着一片神秘的领域吧。它类似阿里巴巴山洞，密码没对准，即使山洞就在眼前，你也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一旦破译了密码，山洞就会豁然开启。原始人类对大自然恐怖的记忆，乃至原始生物天演中种种劫难的记忆，就从心灵的底层释放出来。

她禁不住瑟瑟发抖，口齿迟钝了。“不不，师太，我不是，不是……”

玉清师太双目微启，射出一道绿莹莹的光，旋即安详合上了。她似乎懒得搭理她，拂尘却冲他一举：“你是矿山来的吧？”

他目瞪口呆。“是的。”

玉清师太急促地掐数念珠。半晌，喃喃自语。“阴盛阳晦，血光无数。在数不数，不逃而逃。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她说的是西野土语，声音从容平缓，没有抑扬顿挫，佶屈难懂，酷似从没有生命的泥土发出来的符咒。他们面面相觑，似懂非懂。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神秘的恐怖感搅动着他们的心弦。这是不是预示着他们面临着灾祸或者未来的命运？顿时，这符咒仿佛产生了山鸣谷应的效应，从天上从地下从山顶从树梢向他们头顶压来，在耳际嗡嗡作响……

他深深蹙起眉头，保持着应有的镇定。她却跪下了。

这个勇敢的蓓倩！

“刚才我……没说，没说您的坏话……我是说，是说，您健康……真好，师太，是真的……我不说谎……”声气逐渐哽咽，如差点要哭了。

“自侮人侮，辱人辱己。老尼自语，不必惊心。”玉清师太拂尘一扬：“去吧。”

“您，您原谅我啦？”

玉清师太不再搭理她，木然不动了。

她不敢停留，爬起来怯怯后退。到了拐弯地方，拽着他狂跑起来……

回到矿区，井塔的雄姿直插云表；选矿车间运送矿石的皮带道廊横贯长空；露天采矿场正在放炮，轰轰隆隆的钝响震得地动山摇；电弧光在蓝天中哧哧闪耀；载重汽车扬起漫天的灰尘……他们好象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从旷古的蛮荒，跨越无数世纪的山脊，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世界。那原始的梦